

挣扎的灵魂

PB00018020 李玲

挣扎的灵魂

第一次读到“竹林七贤”，是在余秋雨先生的《山居笔记》中。一篇《遥远的绝响》，在纵横时空的笔力中把嵇康，阮籍等等描摹得如夜空的寒星，如高山的积雪，如巅峰的仙草，如地角的极光，可仰望可膜拜而不可及，甚至连余秋雨都深感自惭形秽，“因为它太伤我的精神，那是另外一个心灵世界和人格天地，即便仅仅是仰望一下，也会对比出我们习惯的一切的平庸”，那时我正上高二，正是一个在应试教育下不甘折磨却又难以反抗，骨子里充满傲气和叛逆的少年，读到余秋雨笔下的阮籍嵇康，仿佛一下子找到精神的依托和敬仰，于是打定主意叛逆到底，宁可与竹林七贤隔世相和，宁可在众人眼中怪异疾狂，也要坚持自己的真性情，阮籍的那句“时无英雄，使竖子成名！”，阮籍的白眼待人，嵇康的高傲与率性，“越名教而任自然”，很快就溶入了我的模仿中。我玩世不恭，我恃才放旷，我孤傲任性，把种种不合理的教育制度扔到一边，对身边的“书呆子们”白眼相向，我想，这才是坚持人生的真义，活得真实而自在，我要让我的生命，像“竹林七贤”一样闪光。

然而不久之后，我发现了“竹林七贤”光环下深重的内心痛苦。自己的亲身体会让我发觉这套举止的背后是内心苦苦的挣扎和求索，因为找不到真正合适的方法来释放生命的灵气，才会如此极端地狂放和纵意。他们的狂并非是一种解脱，实际上却是心性无奈的扭曲，一种非常消极而间接的反抗，而这种反抗在现实中其实是那么地苍白无力。

我开始怀疑，怀疑余秋雨笔下的圣贤们，是否也只是如你我一样，在尘世中苦苦挣扎而找不到解脱的灵魂？他们真的超凡脱俗吗？他们怪异的行为多是出于内心信念的坚定，还是内心极端苦闷的外在发泄？

然后我聆听到了选修课“中国文学专题”上老师的评说，“生命意识”，“从追求生命长高到追求生命密度与质量”，“服药——清淡——隐逸”。老师的口气很客观很冷静，不像余秋雨的文字那么故意煽情，老师讲出了整个连贯的系统的对生命意识的追索过程，从而使竹林七贤等人的言行显得自然多了，是顺着时代和思潮而下的，并不像余

秋雨先生刻意渲染的那样超拔脱俗，他们的言辞清啸并非是“什么也抓不定”的遥远的绝响，而是一个有血有肉是思想的人在命运的压迫中挣扎的吟唱。

只有当被观察的对象降到与我们同等的位置上，我们才能真正去贴近他们的气息，贴近他们的心灵，体会他们的悲观喜怒。

人生是什么？人的真性情究竟如何？与社会约束的关系怎么处理？每个在社会中的人都会遭遇身不由己的情况，不得不违心，伪饰，压抑等等，每个人又都在求索人生的真义，生活的恰当方式。竹林七贤也一样。

一方面他们是成功的，他们的言行起了广泛的社会启迪作用，毅然砸开了顽固的社会束缚，一方面他们也是失败的，他们无法在精神与社会现实中找到一个合适的平衡，以至于不得不走极端，行为变得怪异或者过度。

一方面他们是彻底的。历史上很难找出比他们更决断地挣脱礼教束缚的人。一方面他们又是不彻底的，他们摆脱不了尘世的种种牵线，他们孤独，他们苦闷，连自己也看不到道路的尽头究竟是不是光明。挣脱了一切束缚，反而不知该往哪里走了，不顾忌世俗的种种看法，反而失却了与社会的亲近感，除了友情，除了心中简单明晰的那个信念，他们的精神缺足够的依托，就像河水没有山谷使其蜿蜒而美丽，就像茂盛的藤蔓没有笔架可以攀援而上，就像第一次进入广阔草原的人找不到方向。

但无论如何，他们努力过了，他们为自己的理想奋斗了，甚至付出血的代价。也给后人树起一座丰碑，他们是值得敬仰。他们的实践和教训更留给我们丰富的精神遗产，让我们少了许多无谓的心灵挣扎。

